

珍藏版



DUZHE

读者

乡土人文版

之风俗民情 (A卷)

十年精华文丛

®

DUZHE XIANGTU RENWEN BAN ZHI FENG SU MINQING





DUZHE

创刊十年经典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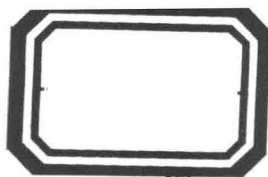
读者

乡土人文版
十年精华文丛之

风 俗 民 情

FENG SU
MIN QING

A 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之风俗民情. A
卷 /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编
.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26-04016-4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9517 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主 任: 彭长城

副主任: 陈泽奎

主 编: 高剑峰

编 委: 蒲安应 马文若 王廷鹏

王玉柱 张 林 张 洁

编 务: 冯 璐

责任编辑: 蒲安应

封面设计: 江诗贤 刘清泉

版式设计: 王新成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之风俗民情(A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北京大河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1 字数 347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650

ISBN 978-7-226-04016-4 定价: 29.80 元

总序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是《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在杂志创刊10年之际推出的一套系列丛书，该丛书根据杂志的8个经典栏目编选，共两辑14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是一本以“乡土中国”为表现对象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创刊于2000年，原名《读者》(乡村版)，最先面向农村发行；2006年《读者》(乡村版)更名为《读者·乡土人文版》，并进行了扩版增容，由原来的48页单色印刷调整为64页全彩印刷，同时面向全国城乡发行；2009年杂志再次扩版至72页，成为一本展示乡土中国的大开本杂志，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广阔、角度更全面。杂志从创刊至今，已有10年。10年来，《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一直以独特的视角聚焦乡土中国，关注平凡百姓的生活和命运，采撷中国大地上的人文遗韵，发掘平凡人身上的人性光辉。10年间，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对刊物的关心和爱护，激励着我们在工作中永怀感恩之心，勤勉、谨慎，力求编辑的每一期杂志都能做到尽善尽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读者·乡土人文版》从当初的一株小苗，经过10年的雨露风霜，如今虽未参天，但也健康挺拔，风骨独具，秀于刊林。

回顾十年风雨路，采得香茗献知音。适逢杂志创刊10年之际，为记录10年来的编刊历史，总结编刊过程中的得失，感谢读者朋友多年来对杂志的厚爱和支持，我们将杂志创刊10年来汇集的美文精华，按照杂志栏目选编成《〈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回馈广大读者。

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由于佳作众多，虽经多次删减，但仍有一些文章不忍



割舍，因而，除《旅食天下》和《行走乡土》单独成卷外，《百味人生》、《一方水土》、《百姓生活》、《亲情驿站》、《心灵家园》和《风俗民情》大致按杂志前5年和后5年的时间顺序分为A、B两卷。整套丛书将分两辑出版：第一辑于2011年年初出版，包括《百味人生》(A卷)、《百姓生活》(A卷)、《亲情驿站》(A卷)、《心灵家园》(A卷)、《风俗民情》(A卷)、《一方水土》(A卷)和《旅食天下》(全一卷)；第二辑将于2011年年底出版，包括各书的B卷和《行走乡土》(全一卷)。另外，应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编委会正在筹划编辑4本视觉主题图书，分别为《中国民居》、《乡土映像》、《民间艺术欣赏》和《中国人文地理》，预计将于2012年出版。

一本好书是一生的财富，它会为你开启一扇了解时代和世界的窗口，让你的眼界更开阔，让你的思想更充实，让你的生活更有趣。我们坚信《《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就是这样的书。它会让你了解到乡土中国的魅力和神韵，体味到那感动人心的亲情故事和充满情趣的百姓生活，欣赏到那独具特色的人文风貌和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伏尔泰说：“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好书的时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会成为你的朋友，相信它最后也会成为你的老朋友。

鉴于编辑该套丛书时间紧促，加之经验不足，书中瑕疵在所难免，望读者朋友见谅。另外，本杂志原副主编李一郎同志在选编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付出不少心血，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长城、副总经理陈泽奎和第一任主编胡亚权等在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2010年12月



- 01 小城解语/王兆军
- 04 山乡的茶亭/刘晓航
- 06 燎花花/薛晓东
- 08 规矩/刘国方
- 10 民谣九九歌/范靖国
- 11 味婆/廖 君
- 13 清明习俗趣谈/高松青
- 15 话说讨口彩/高建国
- 17 扬中船民习俗/李小网 闵俊华
- 21 兴平有个“老婆会”/李 鲁
- 23 干鱼庙/张绍平
- 25 漫话访婚/黄 军
- 27 豆豆酒 坝坝酒/张老侃
- 29 乡坝人的歌/赵修澄
- 31 一咬定情/华 斌
- 32 过路/老 夏
- 34 女儿红/陆 苏
- 35 中国门神与外国门神/春 连
- 37 二月二，料豆喷喷香/何 林
- 39 新女婿“看忙罢”/史耀增
- 41 离娘肉/唐梦馥
- 43 吃出来的言子儿/张老侃
- 45 关中乞客/刘 新
- 47 鄂温克人的“自由婚”/川 军
- 49 背篓街的故事/娄学斌
- 51 二爷和大姑/林 希
- 53 桥与风水/皇甫益男
- 55 海南人“吃茶”/木 言
- 58 茶堂馆的绝活/张老侃
- 60 彝人戒酒与开戒/欧阳军
- 62 不杀抱窝老母鸡/吴永刚





64	闲来吼声山曲曲/韩石山
66	喊惊/邱长福
68	乡戏迷人/田玉莲
71	蒸年馍/雷广文 孟格格
74	“烧炕”祝福/崔启昌
76	叫火烛/严志清
78	东山岛上惠安女/李适金
81	民间吹鼓手/高志胜 张道成
83	沫水儿·渣豆腐/刘琪瑞
85	说喜话/吴学安
87	缘分随风/黄发有
89	九头鸟和湖北佬/汉 武
91	藏族的“放生”习俗/白马次仁
93	农谚春秋/王永厚
96	我国的少数民族茶道/李 根 吴 锦
97	七夕与祈子风俗/申持中
99	关中风俗趣闻/阎志和
102	大锅菜/尧山壁
104	酒香里的乡愁/黄发有
106	回篮/宋家根
108	津腔津韵唱吆喝/由国庆
110	酸趣/燕治国
113	乡土秧歌/丁一波
116	四喜娃/宋 健
118	土家族婚嫁的《竹枝词》/刘 红
121	辈分儿/杜宏军
123	皖南婚嫁习俗拾趣/张家康
125	陕北方言拾趣/白 洁
127	南北食俗怪吃说趣/李盛仙
129	乳名·大名·绰号/久 韦
131	陕西新民俗拾零/赵剑文





- 134 “埃玛突”节及长龙宴/大海
- 136 关东妇女“浆被”习俗/吴真
- 137 徽州民俗中的谐音文化/江志伟
- 139 启蒙的天使——山西民间布玩具/段改芳
- 141 表嫂茶/周英才
- 143 婚俗食物缘/路原
- 144 巴渠情歌/陈善蓉 杨先国
- 147 秦川风情/刘晓航
- 149 徽州风情八大怪/江志伟 谢春水
- 151 新媳妇纳鞋底/阳辛
- 153 老北京的吆喝/戎文佐
- 155 青青夏日唱山歌/程志强
- 159 戏新郎/李纯琪 雷克昌 何恒运
- 161 美丽的“中国结”/李立芳
- 164 有趣的“离婚证书”/继桥
- 166 咬春/肖复兴
- 168 青花瓷碗/石湾
- 170 江南挑菜节/朱继红
- 172 见娘饭/朱道来
- 174 与林木共存/章天柱 章文源
- 177 九月民谣/丁永宏
- 179 橛条冲东/李云冲
- 180 倒茶/刘诚龙
- 182 填仓节俗的由来/禾摇子 黎嘉
- 184 东北大酱/阿成
- 186 陕西各地生子礼俗/王炽文 孙之龙
- 188 云南藏族筑墙歌/王壮凌
- 190 白族农家节日多/刘扬武
- 192 惠东女服饰来历/黄炳瑜
- 194 闽中婚礼“轿对”/林懋
- 196 差不多就好了/郜莹





- 199 激情四射的彝族火把节/吴 兰
- 201 西藏赛马会/郭翠琴
- 203 豪爽道州人/曾 锐
- 207 年俗画/韩昌盛
- 210 离婚茶/许文舟
- 212 关中老游戏/侯雁北
- 215 冬至阳生/丁永宏
- 218 月亮弯弯好游方/龙治忠
- 221 西安的民间歌谣/周建顺
- 223 正月十五抹花泥/刘益令
- 225 山村唢呐/杨建华
- 227 柏枝/吕 伟
- 228 乡音袅袅上墙来/成 卫
- 230 揣碗/张宗显
- 234 女红垫/朱道来
- 236 闽南妇女的安笠/林长华
- 238 走西口：黄土地上的创业歌/王文元
- 243 送祝米/鲁 人
- 245 春风二月龙抬头/庞 进
- 247 人生要滚烂泥巴/吴洪群
- 248 定亲/文一车
- 250 立夏馊/徐立忠
- 251 暹缺/方云高
- 253 黔北哭嫁歌/崔笛扬
- 258 算盘乡俗/江志伟
- 260 没有乞丐的民族/木 子
- 262 崽搭：傣家人生方程式/刘世阳
- 265 六月六日晒书忙/聂鑫森
- 267 独特的陕南嫁妆——腌菜/冯贵华
- 269 吃九斗碗/曾为志 黄尚军
- 271 望月知时辰/赵立旻





目

录

- 273 山里人的客宴/陈立堂
- 275 古人为何守丧三年/狄 若
- 277 茶在滇西/许文舟
- 279 中国人使用筷子的十二种忌讳/兰 子
- 281 卖懒·送穷·卖痴呆/戴永夏
- 283 听陕南紫阳山歌/张 勇
- 285 周庄的“阿婆茶”/陈培栋
- 287 中国传统婚礼中的“求子”习俗/曹 刚
- 290 挑葱/宋 勇
- 293 二十二棵钻天杨/包利民
- 295 行春/金肽频
- 297 离不开鸡蛋的婚俗/杨 炯
- 299 年的味道和声音/肖复兴
- 302 从贴“酉”风俗说起/吴裕成
- 304 在那“花儿”盛开的地方/马玉宝 口述 王婧姝 整
- 307 理吃节酒/叶 梓



小城解语

王兆军

我的故乡是个小城，约有人口30万。据说从前极有特色，近年来因了商品淹没一切同化一切的魔力，特点渐渐磨蚀，和别处差不多一样了。我之所以这样说，目的是让乡亲们在听到下面的议论时不必难过，好也不光咱，不好也不光咱。

这里单说小城人的说话。

从音韵学的观点看，小城的语言也有发展，主要的特点是走向统一。居住在小城周围的50岁以上的农民，虽然还坚持着传统的口音，做出到死也不放松的样子，但青年学生和官场的人早已有了统一的口音，或者叫做“城里的说法”。比如，表达“不屑于”这意思，20年前，城东的人说“不赖”，城西的人说“不待”，现在都统一成“不爱”。因为小城毗邻圣贤之乡，传统词汇中有不少古语，如“亘古”发音为“亘归里”，现在大都说“从前”。“解手”这个词，和流放有关。先前，朝廷将罪犯发配某地，大都用绳子将他们扣在一起，谁需要拉屎撒尿就给谁解开扣着的双手，所以有了“解手”这个词。现在城里人大都用“上厕所”和“去卫生间”来代替“解手”了，乡下人有的还用，但也有些人用“上茅房”来表示这一行为。当然，进步中也有缺点，许多毛病也被带出来了，比如介词“在”字，很多人将之偷换为“从”。比如“我从发电厂工作”，“去年我从三中上学”，等等，不知典出何处。

最复杂的是表达方法。几年不留心，小城人的说话方法真是丰富得多了。

说大话，不用解释，就是吹牛皮。小城人过去讥笑这种人，不用“皮”字，那个字远没有“皮”字文明。此地评价某人“说大话使小钱”，是个很重的人格



判决。现在好了，这种说大话的人遍地都是，最集中的是生意场。你要是不分析，光听那些人讲，好像到处都是大款，亿万富翁比“麦茬鳖”还稠。“麦茬鳖”这个词说的是从前，割完麦子后是鳖最多的时节，现在只要有钱，不要说麦前麦后，就是大冬天也一样有鳖吃。大话的第二个重要集合地，是官场。上头说反对假大空，可是谬种流传，至今依然，其中必定有些原因。

其次是说小话，小城人叫做“查舌头”，或者干脆叫做“查老婆舌头”。到底是不是用这个“查”字，我不清楚。有人用“岔”字，显然是贬义，意思是这种话往往会生出岔子来。我之所以用这个“查”字，有两个理由：一是古汉语中的“查”字，有时也读“喳”，叽叽喳喳的“喳”；二是来自新词“检查”。前者用的是谐音，言其窃窃私语的样子；后者则比较正面，意思是说小话的人是为了检查各种消息是不是可靠。不过，即使有些话是可靠的，经过这些舌头一查再查，也就变得不可靠了。过去，我以为只有中国人喜欢这形式，其实不然，外国人也如此。英语中有个词，GOS-SIP，指的就是那种背后说人私生活的行为，和“查舌头”的意思完全对应。西方人很讨厌这种暗地里多管闲事的做法，但偶尔也有人说这是民主的一种变种，那样，我就不敢多说了。

第三种，是高话。有几种人爱说高话，一开口就压着别人，一副非让别人臣服不可的样子。这种话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伦理上的，比如长辈可以对小辈说高话，有的甚至带上一些骂人家长辈的口头话，如你娘的、你奶奶的，当然没有人说你爹的你爷爷的，其中可能有一种占小便宜的阴暗心理。这种人这种话，小字辈的听了，多不予计较，但也很少有人接受；另一种高话是来自势利上的，有钱或有势的人，出口就不叫别人喘气，所谓财大气粗，一点不假；三就是从道德上压人，自己什么都对，别人什么都不对，也是说高话的一种方式。这种人，通常是以自己作为道德标准的参照。只要稍微移动一下他这个参照物，你就会发现他们的马脚之处其实有很多驴屎马尿。

第四种，是低话。这个表达方式，在乡村和小城市很普遍。说低话的人，一种是很好的人，平民，遇事没个依靠，很可怜，他们说的低话其实是一种哀怨，听者应当好好去理解。另一类说低话的人则不同，他们把自己说得很低下，好像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懂，看起来像个孙子，其谦恭简直到了卑下的程度。其实，这只是他们的诡计。说这种话的人，内心并不轻视自己，也不那么尊重听话的人。他存心是要捧你上场，给你一些压力，让你待在不舒服或者不容易招架的地方，听从他的折磨。你不答应他，他说你看不起低层人；你答应了他，

是应该，因为他卑小。这好像摔跤，一方要求另一方让他个后腰抱着。千万不要小看这种说低话的人，他们多半是一边说话一边自鸣得意，或者偷看你裙子里的小腿，或者在想法怎么把你撂倒。听到这类话，往往叫人想到旧朝廷里的奸臣贼子。

说真话这一点，小城人还是保持着好传统的。有很多在都市里在官场上在文人圈子里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的话，农民敢于直率地表达出来，并不管听者是否高兴。小城人在平素的交往中，大都能做到实话实说，称为“捣石锤”。如果说谁谁“没实话”，就是人格上的根本否定。当然，说假话的人并不一定立即就被惩罚，因为很多假话是说给上级、老年人和不懂事的孩子的。说点假话骗骗老人，说点假话哄哄孩子，弄点假情况给领导，人们觉得挺正常的。



山乡的茶亭

刘晓航

在闽西北山区，由于山峦重叠，交通不便，进出困难，耕田经商均要翻山越岭。因此当地几乎每隔几里路，便可见在崎岖的山路旁，在两座山之间的交叉路口会建有一座颇具特色的茶亭。它们的造型比较简朴，多为土石结构，有些离村庄较近的凉亭，不仅有供人歇息的石凳、石桌，还有茶水供应。虽是粗茶，甚至是山里红的梗叶，却是用清冽的山泉冲泡的，盛在粗木桶里，供人饮用，又苦又涩，却特别解渴。山民们不断修建，世世代代保存下来，成为当地民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闽北的松溪县，自古至今一直延续着廊桥上烧茶水、免费供应过往行人解渴的乡俗。松溪境内有一座闻名远近的烧茶桥，桥上的廊亭里设有固定的长凳，可同时容纳50人入座，内设一口大铁锅和两只大木桶，每年农历三月初一开始，就由住在附近的下篷、潘源及溪边的三个村的人家，按顺序轮番到廊桥上烧茶，直到十月底。期间风雨无阻，不论农忙农闲，从不间断。每次轮到谁家，都要捎上一大包茶叶，挑上近百斤干柴，一大早就去桥上点火烧茶，要忙上两三个钟头，才能烧开几大锅开水冲茶，将两个粗大的木桶盛满了，才算尽到了责任。每天过往的行人、樵夫、药农、挑夫和在附近干活的山民，都习惯在此稍事休息，拿起桶边长柄竹舀喝茶，谈天说地。100多年来已成习俗。有人在烧茶桥上撰一联：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你我；两头是路，喝一勺各自东西。

这种民间的茶文化不仅限于山乡，在一些城镇郊野也可见到。在福州市城南门外至洋头口之间仍保留着一条茶亭街。据清代王应山《闽都记》载：“茶亭在南门外，昔有僧以暑月盪金煮茗饮行者，因名。”古代，这里是由合江入福州的

要道口，有一僧化缘为南来北往的行人建立一座凉亭，整日烹茶施舍行人，以后这里茶肆林立，逐渐成了街市。到清咸丰年间，这里还建成乐善好施牌坊和茶亭庵，内设戏台，还有人撰了两副楹联。其一：南北两途往来凭解渴；古今一样善恶看收场。其二：甲歌丁舞且下十石酒，南来北往途中一杯茶。



燎花花

薛晓东

篝火在村街上燃烧起来，把个村庄映得火红。

我的母亲，率先从篝火上跨越过去，其次是我的妻子，我的女儿。

“燎花花了！燎花花了！”

一条长长的宽阔的新村街上，100多户家门前都各自燃起一堆红红的旺柴火。各家的大人小孩呼喊着的，嬉笑着，挨个从火堆上跨越，跳跳蹦蹦地火烤火燎。这情景就是我们关中农民正月三十夜晚的“燎花花”，其形式大约像南方少数民族过篝火节。虽说我们的燎花花没有歌舞助兴，但是母亲、妻子、儿女们的前呼后拥的呼喊跨越，不是也如舞如歌么！这红火的热闹情景，怎能不叫我激情奔涌而精神振奋呢！

我站在家门前，看见我的母亲跨过篝火时，她的蜡黄面孔映上了红红如火的光彩，银白头发染上了黑黑的夜色以及红红的火焰色。

啊！年老的母亲，我是多么愿你永远不会老。这个火前愿人不会老的愿望，大概就是我们关中农民过“燎花花节”的含义：

红红的篝火燃起来，燎花花人跃跳过去，心中就会充满如火一样的青春活力！

燎花花！燎花花！燎去早春的寒意，让人以急火的精神投入生产劳动。母亲说：“燎完花花，从明天开始就要忙点瓜种豆锄草施肥了！”我听了母亲的话，眼里又涌满了火热的泪水。

我想起那年夏收时节，我生了病，双腿走路如踏棉花团。我的母亲替我挥镰割麦。割麦割到烈日当头正午时分，母亲热得人比麦子黄。我病蔫蔫地坐在麦捆

上，看见太阳气喘吁吁地偏西，偏西，最后终于把个黄黄的烈日累成了西沉的红夕阳。

那个如篝火急燎的麦收傍晚，我的母亲仍在挥镰割麦。她割呀割，用弯腰如弯月的姿势割一会儿，然后又蹲在地上割，再然后又跪在地上割。最后我看见她趴在地上割麦子，把人割得比夕阳还累！

燎花花！燎花花！旺旺的篝火红如夕阳的光彩，把我的母亲映得人比夕阳红。

啊！母亲，我的人老心不老的母亲。儿子面对勤劳乐观的你，还有什么理由一病不振呢！丢掉药罐罐，振作精神便是健康人！

让我也燎一燎吧！

本来正月三十晚“燎花花”是陕西关中农村妇女的热闹活动，但是作为男儿的我也要燎一燎。因为我弄懂这个活动的另一个生活含义，就是让篝火燎去农家后生的贫困软弱病！让我们就此学习母亲的勤劳创业精神，投入新的劳作。

燎花花！燎花花！

妻子跃过火堆，女儿也跃跃欲试地蹦过火堆。假如又一个“燎花花节”来临时，我的母亲老得跳不过火堆时，我会精神振作地背负母亲跃过篝火。